

父亲和牛

吴若嵩

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打破了值班室的平静。电话是从老家宿松县千岭乡打来的，侄女在那头说：“叔叔，爷爷被家里的牛顶伤了，现在在县医院抢救。”

我心急如焚，又有些气愤。两年前我就告诉父亲安心养老，不要养那头黄犍牛了，他就是不听。

午夜十二点，当我辗转赶到老家时，父亲已经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。听着连接在他身上的一台台仪器发出的嘀嗒声，我的心揪成一团。我靠近病床，把脸伸到父亲的眼前。看到我回来了，他努力地点了点头。

为了给父亲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，第二天我们决定将他转入省立医院急救中心。然而，由于伤势过于严重，父亲的病情还是逐渐恶化。半个月后，根据母亲和众多亲友的意见，我们将奄奄一息的父亲连夜运回老家。

在从省城到县城的两个多小时里，妹妹和外甥紧贴在父亲的耳畔，不断地呼唤着父亲，车外从城市的喧嚣逐渐转换为乡村的宁静。尽管父亲的呼吸已几不可闻，但我们都能感觉到他还在坚持。但生命体征监测仪的屏幕上，心跳的曲线像冬日里最后的一缕阳光，渐渐黯淡下去。

我大声嚷嚷着要回去杀了那头牛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。那根几乎停滞的生命曲线突然开始跳跃起来，心率不可思议地上升，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近乎正常水平。父亲的眼皮动了动，但没有睁开眼，只是用带着仪器的手指轻轻摆了摆。我立即明白了这个手势。连忙趴在他耳边大声说：“不杀它了，也不打它，您就放心吧。”对于务农一辈子的父亲来说，牲口和家人一样，要善待它们。我的承诺让父亲最终安心下来，随着救护车接近终点，那曾经奇迹般跃动的心跳再次逐步减缓，当我们的车辆驶进老屋的小院，那最后一次的心跳也随之消失，父亲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。

在老家，父亲是湖里无可争议的王者，也是我心中仰慕的英雄。父亲从小就跟随着爷爷捕鱼。在湖里，他练就了使用竹卡、缠网、排钩、鱼笼等各种捕鱼技巧，是大家公认的捕鱼能手。我的童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。至今我还清晰地



静池莲波 子楚 摄

记得，每天天未亮透，大我六岁的姐姐带着蹒跚学步的我，站在趸船的船头，眺望着父亲划着小船冲破晨雾捕鱼归来的场景，每当我家捕获的鱼最多时，父亲那平日言语不多的嘴角，便会挂上得意的笑容。那一刻，他是家人心中永远的骄傲。

岁月变迁，村里很多人都尝到了外出打工的甜头。父亲年纪大了，即便他体力没问题，我们也不可能允许他再出去闯荡。但父亲依然闲不下来，他有在家“打工”的收获。常年守在湖边，父亲慢慢开垦出了一片荒地。那头黄犍牛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我们这个大家庭的。这些年，父亲与老牛为伴，犁地耕田，一同走过诸多风雨。父亲和老牛是一对老朋友。靠着老牛，父亲在开荒地上为我们种花生，种玉米，种地瓜……每当我们回家，那些农家产品就是他给我们预备的“礼物”。而每当我们享用着这一切时，父亲和他的黄犍牛又开始新的一茬耕作了。累了，他和老牛在地头歇息。歇息好了，又共同走进地里。父亲喜欢劳动，土地里有他的乐趣。乐趣里，有老牛的陪伴。就这样，父亲度过了他快活的晚年。

父亲走后第二天，老牛被卖到了外乡。母亲没有精力喂养这个大块头的畜生，也不想把它送到屠户那里。我想，母亲更不想看到它。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卖给的是一户正经人家，这样你爸在那边也会放心。”庄稼人是离不开牲口的，更何况是这种健壮的家伙，人家一定会善待它的。

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头老牛，我们也不再会见了，但我选择祝福它。

轮胎菜圃

江清明

我家的后院有一块狭小的场地，去年从修理厂朋友那里，免费运回14只废旧轮胎，填上土种上香葱、白菜、大蒜、红菜薹等。原以为能丰富菜篮子，可事与愿违，均长势不好，便猛施菜籽饼肥和复合肥，仍无济于事。菜农告诉我，此地先天不足，不适宜种菜，四面有屋，阳光有限，通风条件差，怎长得起庄稼。起初不信，仍坚持种下去，事实证明是徒劳的，菜农所言不虚。

今年突发奇想，屋前面的排水沟空旷，光线足，通风好，何不一试。排水沟上嵌有盖板，把轮胎放在上面，既美化了环境，又能种上小菜，还能以劳动这种方式锻炼身体，要多好有多好。

轮胎的内径有限，为扩大种植面积，需将一侧的胎面去掉。轮胎属橡胶制品，质地坚韧，怎样才能去掉多余的胎面？恰好家里有泥匠做活，泥匠师傅说，用砂轮切割机试试。砂轮对石块钢材这些质地坚硬的物件有效，对韧性强的橡胶制

品却效果不佳，高速旋转的砂轮经过高温摩擦，把轮胎搞得浓烟四起，臭气熏天，好大一阵子才切割好一只轮胎。这样下去肯定不行，得想别的办法。

有道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原始的也是现代的。用刀片切割试试。呵呵，不试不知道，一试吓一跳，锋利的刀片把橡胶轮胎驯服得多乖有多乖，刀尖伸向哪儿，轮胎的切口就在哪儿。半个小时左右，14只轮胎的侧面全被清除了，圆周的弧度，还美观好看。所以说，光理论不行，还需实践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随后，14只轮胎全填满土，分别种上空心菜、辣椒、茄子和香葱，自己吃，既不施肥，也不打药，典型的环保蔬菜。有肥沃的土壤，有充足的阳光，还有良好的通风条件，蔬菜长势喜人，过些时，餐桌上将会出现自己的劳动成果。

就这样因地制宜，一溜排列整齐的废旧轮胎改造成了一畦菜地，我戏称它为轮胎菜圃。

与蔬菜共命运

阮德胜

站到萝卜白菜一边

萝卜的红与白菜的青，在大地上相遇。萝卜暗恋白菜的纯净，白菜乐意萝卜的清丽，谁也不愿主动表白。

我立到菜园门上，一脚在里，一脚在外。世人很难看出我是进，还是出。我好笑萝卜白菜的暗自较劲。一场无声的战争，把我鼓噪得满脸青春痘。

萝卜的根须在地下挣扎，越发深入；白菜的叶子在风中摇曳，越发青翠。阳光和雨露在清晨同时来临，各不相让又彼此相望。萝卜的倔强和白菜的坚贞，在世俗中似乎无法磨合。一场狂风骤雨的突袭，它们抱团取暖了，完成价值取向的完美统一。

我却失恋了，变成了卡夫卡小说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，变成了甲壳虫。他是在某天早上，我是在睡去的夜晚。我在园子里爬来爬去，从不停留于萝卜和白菜的身旁。

五十岁之后醒来，我喜欢萝卜，我喜欢白菜。终究懂得：我原本就是个吃素的。

与辣椒茄子一同进化

很久很久之前，辣椒是辣椒，茄子是茄子。它们互不相识，直到一种文明阔步迈向另一种文明，从一带一路上奔走来往，它们才拥抱到我们的舌尖上。

辣椒和茄子，穿过西伯利亚的雪花，爬上高大耸立的天山，用一只精致的青花瓷大碗，双手端起泾渭分明的黄河水，敬献神灵，为之高唱。

我十八岁从长江边，来到河图洛书的巨石旁，一朵叫二乔的牡丹正在绽放。

我禀赋辣椒的火性，却不知道阿门的朝向；我生有茄子的粗壮，却不会阿弥陀佛双手合掌。在站岗放哨的边疆，我在有为，我在无为，与辣椒茄子有关也无关。

我何时能回到妈妈的菜畦旁，唤醒正在生锈的锄头或铁铲，去栽一季辣椒，去摘一回茄子，还有庄稼。女儿中午炒的一盘青椒茄丝，特别下饭，我打着饱嗝，遥望乡村，站到城市的高楼上，天空格外明朗。

在黄瓜与豆角之间做决定

父亲花了整整三天，砍竹子、搭架子，黄瓜与豆角相视而笑，它们的腰板在布谷鸟叫声中坚挺，也在当天完成了对太阳月亮照向的校准。我在部队英姿飒爽的日子，学黄瓜也学豆角。

在顶花带刺的童年，我拥爱黄瓜，它一切的品质都来自能短平快地解决饥饿。不顾隔沟而立的豆角，尽管繁华，不否认它从大地到我所求的距离曲折而遥远，似懂非懂它顺溜细条的美学时，它以罢市的方式与秋天挥手。我手中的枪，蓝光十分霞眼。

小姑用凄苦的哭嫁作拒婚的最后努力，奶奶摘回一根黄瓜，喂她吃了一口头又了咬了一口尾，她第二天出门，里一把外一把的筷子撒成了两朵花。那是一根头甜尾苦的黄瓜，小姑学会了品尝，幸福一生儿女双全。我感恩豆角，高考失利的暗淡，是母亲用它的有长与有短，打开了我的亮窗。

关上菜园门，我成了一根老黄瓜。炸落的豆子已在稀粥里搏击风浪，好在我知道：我能吃几碗干饭。

